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14

曼彻斯特 奇遇

○ 陈祖芬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

I25
419



4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曼彻斯特 奇遇

○ 陈祖芬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曼彻斯特奇遇/陈祖芬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5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14)

ISBN 7-5434-4204-3

I. 曼… II. 陈…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218 号

丛 书 名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书 名 曼彻斯特奇遇

作 者 陈祖芬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113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5434-4204-3/I·587

定 价 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大朋友， 小朋友

陈祖芬



我想，人最好是倒着活。先当老头儿老太太病病又歪歪，再步入中年好像活着就是为了承担，然后青春万岁憧憬恋爱，再然后，变成祖国的花朵天真浪漫，再再蜷缩起来幸福地钻进母亲温暖的身体里当乖乖。

我的读者越来越小了。有一次我在北京三联书店签名售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从队伍里走来，他的白线袜白网球鞋跟我的完全一样。他的短裤上有一只米老鼠，我的写作间里有十只米老鼠。我这套书的责编说他十岁的女儿太喜欢我的书，一直想来看我可又怕打扰了我。我说，小读者是我最喜欢的朋友。我有那么多小读者这是我最开心的事。

这十六本书里，有我生命的脉络，这是我的热情善良的大人读者大朋友一定能触摸到的。不过，也许，我的小读者小朋友更能破译我的生命密码。孩子的眼睛是最没有障碍的。所以我给孩子签名，常常签上某某大朋友，落款是：祖芬小朋友。



目录

“睡着”的女生	(1)
大皮鞋	(4)
曼彻斯特奇遇	(7)
依旧依旧唐人街	(11)
阵亡将士纪念日	(15)
LLOYD'S, 劳埃德	(19)
我的莱斯特	(23)
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	(27)
等待柯赛特	(32)



被当成杰克逊之后·····	(35)
啊,三水婆·····	(39)
荷兰律、大睡莲和高个子·····	(42)
小女生·····	(47)
信心十足的爱·····	(55)
阿里山上画日出·····	(58)
田野大地走出一生的理想·····	(60)
心跟着爱转(之一)·····	(64)
心跟着爱转(之二)·····	(67)
港人的混血语言·····	(71)
我这次是出国吗·····	(73)
有一天去香港忘了带证件·····	(75)
旅游车上的解说词·····	(78)
爱笑的港人·····	(81)
本来没有什么好笑的·····	(83)
看着舒特拉·····	(86)
最做不来的事·····	(88)
不潇洒·····	(91)
差点白活·····	(94)
港人的消化功能·····	(96)
各有所爱·····	(98)
不好意思·····	(100)
隆起的肌肉·····	(102)
愿人人挺起胸膛·····	(104)
人际星光·····	(111)
在香港过圣诞·····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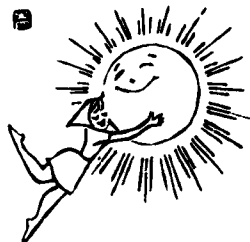


出事	(127)
人生的零食	(130)
澳门,有一个叫吴志良的人.....	(132)
迪斯尼的“鞋兄鞋弟”	(138)
某时某地	(140)



“睡着”的女生

从伦敦的欧斯敦车站上了火车。乘务员小姐的制服是墨色带红边的围裙，白底红条的衬衫，系一个红领结，衬着一头金黄卷发，像眼睛会转动的大洋娃娃。检票员戴着镶银条的黑礼帽，很精神。我出示车票，他看过微笑着还我，又走到我的前座旁。这里坐一个英国女学生，不，她没坐着，一开始检票她就躺下了，瘦削的身子缩在双人座椅上。检票员看着她，她坚持“睡着”。检票员的职责，是检查每一个乘客的车票。刚刚启动的火车上，乘客不可能“睡着”，不应该“睡着”。高高大大的检票员俯视着这个蜷缩着的弱小女生，我紧张起来。



我打量那银条黑帽下的表情，堂正敦厚的脸上，除了善意就是笑意。他回过身对我指着那弱小者说：“她死了。”



他笑起来，只有善行才能笑得那么温暖宜人春风荡漾。

哦，是的，她“死了”，太好了，她“死了”。死了就不用检票，不用补票，就一了百了。她死了，检票员就没有失职。

检票员笑笑向前走去。我还浸在他的笑容里，体味这份善。一个女学生，如果不是很拮据，不会逃票。如果让她补票，她会脸红，会非常难为情，会伤害这个小小个子里的未必小小的自尊心。如此温厚地保护她的自尊，她日后还能不尊重检票员的工作？

乘客们大都在看书报，也有铺了一桌纸埋头工作的，好像车厢是个移动办公室。不，车厢更像图书馆，安静得完全毋需在阅览室墙上贴条：不要大声喧哗。如果不是伸长耳朵去听，都不会觉得有人在轻轻说话。

有人走动买回食品。英国火车上都有比十六开杂志宽一些的牛皮纸拎袋，可以装进热汉堡包、小瓶酒和酒杯等。上车前买食品一样方便。每个车站都有几家快餐店，有“Take away”的供应，就是让人买了拿走的。我们在英国跑了好几个城市，中间来回坐火车。有时去某城一天即返回，懒得把行李箱拖来拖去。好在车站有成排成排分格的存物箱。我们在约克市的车站把八大件行李塞进两格，锁上门，只需两镑钱。如果不放心，要交给车站专人看管，那么一件收一镑。其快当，其省事省力，叫我老想去存存行李，感受一种高效的快感。

火车驶到爱丁堡附近，突然停下，说是火车头出故障了，得下来换一辆火车。走下站台得绕出点路才到另一列车。想到上一次坐火车，也不知哪儿出过一次故障。如今英国的水、电都私有化，都赚钱。铁路是国家补贴的，票价低，赔钱。政府也想铁路私有化，不过很多百姓反对，怕裁员，怕涨票价。

老了的铁路怎么办？在又一辆火车上坐定，英国乘客开玩笑



说,刚才马(火车)不叫了,因为没东西给它吃,没劲了。

乘客倒是因祸得福。播音员说,刚才很对不起,现在车上热饮料冷饮料一律免费供应。大家笑着自取饮料。乘务员一个个端着移动电话走来,让乘客们打电话告诉亲朋,原定二十点四十分到站,改为二十一点二十二分到。乘客有话没话的故意打电话给亲朋玩。乘客笑,乘务员也笑,协同作案似的。一位女性笑道:打个电话给梅杰吧。又有人说:打个电话到北京吧。乘客大笑,乘务员也大笑。原先图书馆般安静的车厢,这回变成喜剧剧场。好像每个人的笑细胞都给刺激起来了,一车欢笑。

火车误点是多么快乐的事。

又想起约克车站的播音员,总是用喜歌剧的调门播站名,用歌唱来工作。我每次听见这播音总要笑,笑了又笑。回到北京还是笑着想起那歌唱:纽卡——斯尔,格拉斯——哥——。

出门坐火车,原来也可以是一种享乐。



大皮鞋



从伦敦带回一只大皮鞋。不是一双，是一只。很大，不知可以住进几只脚？不是伸进，是住进。高大的鞋帮，一侧有六格窗户，另一侧不仅有窗，而且一扭开关，整侧鞋帮便成一扇打开的大门。门里靠墙有低矮的书柜，墙上贴着儿童画，还挂着一块大黑板，上边有粉笔写的字： $2+2=4$ ， $1+3=4$ 。鞋帮上端是可爱的红瓦屋顶和伸出

的二层楼的小窗户。笨头笨脑的鞋头上，还有一扇可以拉下的小门。门一拉下，就是一个个台阶，顺着台阶几步就可以径直走进大皮鞋里。

红屋顶下有一只大大的蓝色圆钟，提醒住在大皮鞋里的人可别睡过了头。谁住在里边呢？小兔、小松鼠、小鸟，还有好多小动物。我儿时有一本大约半尺见方的画着彩图的书：《大皮鞋》。封面

上就画着完全一样的一只大鞋。我常常看着小兔小鸟们快乐地在大皮鞋里出出进进。后来，后来我的大皮鞋哪儿去了？随着我在上海的童年时代一起消逝了。

然而这只大皮鞋突然出现在伦敦街头上。就这么一只，只有一只。是从我童年的那本书里跑出来，跑到这里来等我的。世上万物，都属于最钟情于它的人。我对着从我的童年飞回的大皮鞋，哇哇叫着，像原始人那样，只会用最本能的方式表达我的惊喜。



在伦敦找回了我的童年，继而又走回了我的故乡上海。伦敦很多用长方石块砌的墙，太像上海的外滩，自然外滩很多建筑本来就是英国人建造的。伦敦更多低矮温馨的商店，尤其像上海的淮海路南京路北京路。一位英国女友对我说，她6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在北京气候不适应。从北京一到上海，她就哭了，因为上海的湿润，上海的建筑太像伦敦，上海叫她直想家。

伦敦叫我直想上海。那天我在帕斯特利亚饭店吃早餐，边吃边看菜单。我的职业毛病就是什么都想看。英式早餐，八点七五镑一个人。煎鸡蛋一点五镑一只，咖啡一点二五镑一份，面包卷——喂，有人喊我，用上海家乡音。我抬头一看，觉得好像熟悉又不认得。他说他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请来学院三人。上海戏剧学院是我母校，这三位带有浓重乡音的上海人中，果然有教我四年的老师。

一段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又像刚出炉的热面包卷，新鲜地摆在我面前。



我十多岁时读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是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尔》。到大学三年级第一次写剧本，就是改编《大卫·考伯菲尔》。以二十来岁的无知和自信，我为自己的剧本写了个前言，说剧中布景、服装乃至墙上的一只钉子，我都有考据，都不能有改动。到大学毕业时，我最喜欢的作家多了一个：莎士比亚。在诞生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国土，在伦敦的又恰如上海的蒙蒙细雨中，我一无陌生感。

当然伦敦有很多上海没有的东西。夜晚的牛津街，店铺关门了，橱窗还亮着。有一个雪亮的大橱窗里，从顶部吊下一排十多个穿着草裙的女人半身，就是说，顶部是十多条飞扬的草裙，草裙下是十多双大腿。这些人体仿制品跟着电子音乐的节拍成排地甩着或是花样地舞着，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音乐指挥的喷泉见多了，音乐指挥的大腿舞没有见过。而且跳得使我想起百老汇，想起好莱坞。也想起上海在经济规律的指挥下，跳出变幻无穷的快步舞，跳向世界经济的轨道。前后不过数年，想想也如童话。

牛津街附近的小路上，一个店铺把货架延伸到门外。货架显眼处挂着一件文化衫，上边用英文写着：“我丈夫去过英国了，就给我带回这件衣服。”或许，什么时候上海就会出一种文化衫，上边用英文写着：“我常常去上海买衣服。”

这世界上的人，都住在一只大皮鞋里才好，就像可爱的小兔小松鼠们，就像很多童话的结尾：后来，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曼彻斯特奇遇

晚饭后回到布里塔尼亚饭店，已经二十一点半了。我对同伴说，我一人去街上走走。我这么说的时侯，双脚已经快步走开了。也许是先走开了再把话向后甩过去的，迅疾得出人意外得倒像芝加哥公牛队的篮球明星反手传球。

同伴急急地从我身后传来一球：要是碰到坏人呢？我接住球抛了回去：不——会——的。

我公牛般神气地走在曼彻斯特大街上。每到一个地方，我喜欢当晚一个人走走，获得一种直感。第一眼看到的是有轨电车，漂亮得总想叫我再看一眼。别人说这里的电车可以直接开进火车站，在铁路上接着开，与任何一辆火车接起来。乘客从电车换火车方便，车体不排废气。有轨电车开通时，梅杰驾上电车，以五十英里的时速在市郊开了一圈。

来回的车流交织着一个工业城市的繁忙。哪儿哪儿都是银行，一半是外国的，包括中国银行。车流和银行，都向人们提醒着



这个城市过去的荣耀。

行人怎么很少？真的，前后左右几乎只有我这一头“公牛”。当然，也有人。前方两个高高的小伙正向这边走来，走来，然后向我跑来，喊着 Lady。越喊越频，越跑越快。真正的公牛在向我冲来。天，我周围再无一人。我，我只是像一只在原地转动的球。有了，近处有一家亮着灯的快餐厅，我刷地一下射入门里。进门后先站稳了，然后特绅士地视察柜台里的点心。一样一样地察看，看到不好意思光看不买了，看到估计那两头公牛以为我在这里坐定了，这才款款走到店门边，确认出门后没有公牛，放心走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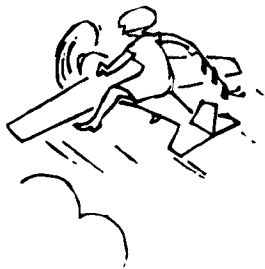
决定立即回布里塔尼亚饭店。

走不多远，我跟前出现了一个公——我不知道是公民还是公牛。他又招呼我 Lady，不过他说话文雅衣着入时，我不认为他是公牛，他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好像听明白了什么。明白了这是一头时装牛。我向周围扫一眼，看见一个地铁口。我像扣篮那般把自己一下扣去。还好，这里有人。这里不是地铁口，是公共汽车站。有好些个等车的人，都是男人。

多想快些回到布里塔尼亚饭店。那蓝色带金黄图案的地毯，

温暖而气派。圆柱上的浮雕，古典而高雅。总台挂着的雕花镜框，金碧而辉煌，硕大灿烂的烛光吊灯从一层层楼梯上垂下，叫人宁可坐电梯而愿意走楼梯，享受这金黄橙蓝的氛围。

终于走向饭店，又想站在门外再看一眼曼彻斯特的夜景。在明亮的灯光下，在高高台阶上，安全而稳当。一辆轿车开来，停在饭店门前的



马路边。驾车的公民打开车门喊我上他的车。天！我扭头就跑上两级台阶冲进大门。投进那金黄和橙蓝。门卫喊住我。声音像蓝地毯那般温厚，如果地毯也有声音的话。我才想到我怎么能“逃”进四星级？我说我今天刚住进这里，刚才碰到坏蛋了，我害怕，跑回来了。门卫的声音像地毯加烛光了，问我住哪个房间。住哪个房间？不记得了。我的记性在奔跑中丢失在街头了。我的房卡呢？也说不清记不得了。



第二天对英国女友说及我的夜游。她说这里的妇女夜里不会单身上街的，说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增加，犯罪率上升。我想起丘吉尔的话：“最重要的一个自由就是免受恐惧的自由。”女人夜里不能单身上街，似乎失去了一半的自由。

曼彻斯特已故名画家劳伦斯笔下的人物，脸长身子瘦，活现了工业社会对人的挤压。可是多少人想被挤压而不能。

有些人失业后想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有些人需要培训才能参与就业的竞争，有些人已经就业还想得到更好的工作也需要培训。还有一些人需要特别的培训，譬如身体有残疾的人，刑满释放的人。曼彻斯特市府建了一个培训中心，为企业培训人员，让人员发展企业。政府不是把钱直接投入企业，也就是说，不是提供鱼，而是让人学会钓鱼。失业者在这里可以选择培训的项目，得到一定的资助。

曼彻斯特的信心，飘扬在三百英尺高的市府大楼的顶上：曼彻斯特迎接 2000 年奥运会。市府大楼的门厅里，一右一左有两个



大塑像。一个是曼彻斯特的物理学家，一个是曼彻斯特的教育家。我想，套用我们的话讲，就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大楼里没有警卫，自由出入，连外国人，譬如我，也自由出入。我又想起丘吉尔说的免除恐惧的自由。在这里，官员不用恐惧是不是有人来破坏，百姓更不会恐惧进衙门，没有警卫比起有警卫，自由似扩大了一倍。

曼彻斯特青年活动中心的人讲，他们希望办奥运会，那么铁路还要发展，有轨电车还要延伸，商业网点还要建设，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也有的政府部门的人讲，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不明白为什么要争办奥运会，不认为争办奥运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中午与英国朋友一起进餐。他们笑道，如果到时由中国转播奥运实况，他们收视不巧是晚上。我笑：那么你们转播奥运实况，我们收视也在晚上。他们说我们签个协议吧，曼彻斯特与北京一方承担一半奥运会。

好，我们都有了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我想，如果曼彻斯特争办到奥运会，妇女在夜里上街可以像公牛一样神气了吧？

